

國

朝

文

錄

鮚埼堂文錄引

鮚埼堂集鄞縣全謝山先生著謝山之學阮雲臺相國言之當已  
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以傳惟鄞縣全謝山先生兼之而  
予則謂先生深入經窟于漢學宋學皆能講其是而去其非但板  
行者惟答問他皆未有專書而文則作不徒作皆以補史且不惟  
補之而已又可爲他日史家張本蓋先生生長浙東實承南雷黃  
氏文獻之傳于江上之師海濱之守皆能通知其本末而又承平  
既久遺書漸出山巖屋壁搜採無遺異見異聞嚴審確核故其所  
作碑誌表傳皆網羅放失闡發幽光能使百餘年海畔孤臣江頭

志士其姓名落狐狸之口、事迹歸無何有之鄉者、皆凜凜然而目  
如生、不惟補明史之遺、兼能糾梨洲之謬、嗚呼、何其偉也、至于在  
朝在野、運際熙隆、師事友事、諸公皆一時魁壘、鴻駿之士、得所藉  
手、極力發揮、或紀旗常之績、或誌文學之英、或爲循良之碑、或作  
文苑之傳、皆據實直書、行以史法、無所阿徇、于其閒、是又他日金  
匱石室之所必收、紀傳編年之所必錄者矣、先生之序梨洲思舊  
錄也、謂文章之士、不特藉山川之助、亦賴一時人物、以王成之、歐  
陽充公、當有宋極盛之時、一時名流、皆極九等人、表之最、梨洲產  
于百六之會、百年中經歷人物、視充公有過之無不及、故其文皆

非他家所能有。嗚呼！先生生郭隆之代，與望溪、穆堂諸先生相往來，而追述殘明之忠臣。國初之遺老，充公、梨洲之人物，兼而有之。無怪其文集必大堂堂乎如馬遷之史、班固之書矣。今錄其文爲四卷，篇幅大長者皆畧加刪節，以便持誦。諒先生或不以爲妄云。上高李祖陶撰。

鮎埼亭文集目錄

卷一

皇輿圖賦 有序

國子監石鼓賦 有序

明故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尙書謚忠介錢

公神道第二碑銘

明故權兵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

卷二

明太傅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亭林先生神道表

二曲先生窆石文

卷三

祁六公子墓碣銘

鄭芷畦窆石志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

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前侍郎桐城方公神道碑銘

問學歸川李公神道碑銘

卷四

工科給事中前翰林院編修濟寧曹公行狀  
通判知山東堂縣事張府君行狀

萬貞文先生傳

蓬萊王孝子傳

孫武子論

帝在房州史法論

澗上徐先生祠堂記

梨洲先生思舊錄序



鮎埼亭集文錄卷一

鄭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漆象會念

皇興圖賦有序

成周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土會土宜之法。而大司寇之屬。職方掌天下之圖。辨四夷八蠻之人。九州之國。使同其貫。大宗伯之屬。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大司馬之屬。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周知山林川澤之阻。達其道路。太宰之屬。司書。又以地圖得

知山川之數經野之學見於官禮者如此其多然猶未溯其原也  
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  
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即圖書而作則所謂圖書山川險  
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  
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間其中南北高  
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之所  
載者近是漢人雜以緯候於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拆浮河溯洛  
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爲隕石之屬而後可摹擬以人易  
乎惟其爲典籍之至重者故顧命與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

○與○命○氏○刻○五○之○說○不○同○

○以○此○爲○圖○書○說○圖○書○

○象○傳○例○

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爲圖以九宮數列爲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曉曉焉且夫圖書歷有原委穆王大朝黃山披圖視輿而蕭何得秦圖書以具知天下之要孔安國爲博士具見圖書以注遺經卽武皇亦據圖書以知河源班固亦本圖書以成地志蓋皆奇而確河洛之舊本也典午以降周秦祕書既絕司空裴秀按漢人括地諸雜圖粗具形似不爲精密於是作禹貢地域圖一十八篇其體有六一曰分率二曰準望三曰道里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圖率之大槩畧具於此而以二寸爲千里唐賈耽作海內華裔圖從三丈三尺廣三丈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宋之祥符李宗諤亦

嘗作圖。其後稅安禮亦作地域指掌圖。元則臨川道士朱思本作輿圖。參之梵人帝師之祕圖。與朱舊圖互譯而成。蓋用功十年。而自謂無憾。今世之所存者。屬有此本。而亦多爲明人轉相增竄。名以己圖。獨計程畫方之法。猶遵其舊耳。明嘉靖中山陰周繼志。地圖極爲世所稱。縱八尺。橫二丈。每方百里。今已鮮足本。三古圖書之精意。誰克紹之。且夫圖學固難。而其中以星分合方域爲尤難。自古學失傳。康成謂堪輿所載皆非周禮之法。而自漢志而後。有以十二分野配十二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諸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者。有以北斗七星配七國者。有以二十八宿配禹貢

二十八山者。有自邶鄘諸國而下。皆配之者。其說之支離誕妄。莫可究詰。明初亦有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不過以舊說附會而已。孰若

聖祖皇帝。陋術數之妄傳。成函夏之通譜。上參夫萬五千里之升○序○不○詳○觀○西○子○八○版○發○沉下綜乎千八百國之廣袤。蓋先聖先王河洛之傳。由此代興。以臣所見賦此圖者。大都張版章之四闕。而至於著作之精。則莫有能爲之發揚者。乃拜手稽首而爲之辭。

蓋聞神禹敷土。功成四宅。厥有大章豎亥。以步八極。由來天壤之廣大。雖上聖不能以懸測。苟非目驗。無以登史官之籍也。然彼其

察地而觀天如芋區而瓜副既求合於寰海之綜羅復取必於豪  
芒之悉備斯則雖轍跡之徧周或不能窮其界畫古人日遠精義  
難詳分辰渺渺分野茫茫祝融顛頊之墟特其畧豈駱闕伯之籍  
且漸亡禪竈梓慎之言不可究費直劉向之學誰最長而况乎窮  
騶生之瀛海中郭璞之大荒固宜南人則駭夫盤屋北客則味夫  
浦陽是以後有作者多走且僭

神聖挺生苞符有曜蒼精孕靈黃牙抉奧上契昊穹下諧富媪九  
野三辰捫霄可照六狄五戎梯航畢到漢典唐經藐不足道乃以  
睿謨而成鴻裁本周憚之微言通泰西之障礙方田方程之

術雖遙平方立方之旨未晦九章可乘六棗不害三隅所反五曹  
已在懸數既以肉貫弗與圖亦連珠人排隸首運籌商高經界桑  
欽郭璞測其原闕駟鄜元別其派婆羅門通其郵利瑪竇觀其會  
張騫探源元奘志樂以中西會通之算計地理故雖窮鄉僻社無  
爽武者從古所未有至掃除前人分野之說  
但依皮而推則尤爲不刊誰謂星遠可算而備誰謂津遠可計而逮量天則垣  
次立成度地則疆理罔戾既盡掃夫蒼帝赤帝白帝黑帝之支分  
遂遍歷夫深土升土成土信土以行遮中以爲輿邊以爲蓋乃益  
信夫天之乘風而浮地之得水而載今夫陽明幽昧之度最不齊  
山川原隰之區亦多隔內衡中衡外衡之程各分南洲中洲北洲

之勢互易。或以順舒。或以逆闢。左寒而右涼。者天之所虛。右熱而左溫。者地之所厄。兩遙而一近者。廣無可裁。兩近而一遙者。輪無可益。是皆良工之所臨卷。而經營者也。而乃方員肖其區。盈縮協其度。從橫當其程。施受諧其勢。三百六十度爲大圓。三十有二篇爲分注。析之如碎金。之各致其精。合之乃完璧。之共成其聚。一鄉一亭之罔遺。一闕一隘之有據。不須屑屑於五洲底事。區區於兩戒三條之脈。未該九邱之文。如遇三十二圖合之可爲一區分之雖一府亦可爲一圖其細如繭絲真神天門更無上可尋。地戶更無旁可覩。斯真曠千古而誰同手也抑亦俟百王而莫具。且世亦烏知夫○身○提○下○文○



先皇觀察之神也。耶在昔萬機之暇，遊心經苑，石渠燕御，折衷譎  
舛太乙之藜，榮光高遠，汝羲朕虞，各秉班管，敷言之出，夔訓所選。  
試舉一二天驚石轉，彼夫堯典分州以十二，而遼海羈管於東青。  
越海爲境，民莫能名，亦粵後王分州曰營，有周并合以幽，同稱兩  
漢而降分州曰平，其於度屬之故終弗能明也。不知導山有原，一  
氣煙熅，長白之峯，睿宗所因，旁皇乎舊都，斜出乎析津，乃飛渡於  
金復之島，膠萊之漚，帝出乎震，人生乎寅，寅惟彼大宗之自出，所以  
爲六嶽之君，斯其神悟誰克敷陳。大山發自長白，斯上古青州之  
中明聖諭而不得其說，不知原在舜典。大江之出，舊曰岷山，或  
中有之，川震生寅，御製東嶽廟對句也。

者疑之莫配河源乃指金沙諸水以應爲言荒荒徼外安所覽旃  
穆○堂○集○中○有○江○源○之○考○世○時○不知出於河源之西遠在諸稱金沙諸水次第歸焉若其扼塞乃  
在黃勝之關卽○山○蓋自西師告捷使節暉暉古所未至盡於極邊  
而後探討罔不了然三危苗裔諸說紛綸昆明居延人各有云不  
知出乎甘肅直接滇雲瓜沙西峙緬甸南分當年吐番之建節鐵  
橋所屯三藏鼎足以相爲鄰斯卽三危得所未聞三危卽今西域  
之三藏番僧實  
茫民之裔 聖論兼  
取證於僊經其博也乃若俄羅遠絕奉我王路始獻輿圖古所未  
覩其去北極不過甘度爰識鼯鼠格物之功是則因會同之閒情  
參要荒之掌故廓千古之見聞而正昔人之譌誤者也于古鴻濛

蕩○析○神○禹○甸○之○于○今○海○宇○清○安○

聖○主○闢○之○皇○皇○是○圖○精○深○簡○練○斯○爲○寶○書○二○儀○永○奠○自○古○有○作○翰  
茲○盡○善○聚○米○可○觀○畫○沙○可○踐○獨○憐○小○臣○披○圖○易○眩○俯○察○未○能○揜○卷  
三○歎○以○藏○清○廟○以○陳○明○堂○以○頒○太○史○以○詔○職○方○又○何○藉○乎○馬○毛  
又○何○藉○乎○龜○文○懸○之○河○洛○上○燭○蒼○雯○括○地○之○象○推○度○之○占○方○斯○茂  
矣○應○自○媿○爲○小○言○之○詹○詹○也○

序以河圖洛書爲卽皇古地圖賦貢之書最奇最確賦前半發  
揮 聖製之以天度算地里最詳最盡後更引 聖祖論  
山脉江源以足之燁燁煌煌如仰青天而見白日

○ ○ 國子監石鼓賦 有序

石鼓在唐以前弗著。其以爲宣王時者。始於張懷瓘。然張氏以爲諷宣王而作。未嘗以爲美也。使其果諷。恐其不可勒之石矣。韋應物以爲文王詩。而宣王勒之。夫詩中曰天子曰王。果爾。則受命改元之說信矣。此又誕妄之甚者也。韓退之而下。皆以爲美。宣王夫不問爲美爲刺。必不應雷同於車攻之篇。董彥遠程泰之。以爲成王。則因左傳國語蒐岐一案。而依附之。獨孫漢公不取此鼓。而未有所以暢其詞。歐陽充公則疑之。而又以唐人之故。不決南渡以後。鄭夾漈以其合於秦斤秦權。而以爲出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

前鞏仲至又以為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但讀其詩亦不類秦音馬  
齊堂以為北周所造則研北雜志又辨之蓋莫能有所折衷也楊  
用修初亦謂其偽以其文類小篆是已乃其後反偽作東坡本託  
言尙有完文是則老而耄者歟明末韓寄菴始力詆之其作石鼓  
歌有曰古人制書法有六形聲象意非徒然及觀此鼓殊不爾文  
繁意晦徒支駢是皆秦皇漢武代古籍焚滅成寒煙謬書偽器旁  
午出後人誤信何拘牽可謂獨掃一切而顧亭林亦謂其詞淺近  
不類二雅有鋪張而無意味萬季埜辨之尤力此可以確然知非  
三后之物而予更有進者古者天子諸侯有畋無漁觀漁非可歌

咏○之○事○此○尤○不○攻○而○破○者○也○萬○氏○主○贊○堂○之○說○余○謂○石○鼓○既○偽○則○亦○不○必○深○考○其○何○人○何○代○因○爲○之○賦○

我○來○日○下○敬○謁○成○均○乃○從○戟○門○之○側○得○窺○石○鼓○之○文○會○聞○昔○人○之○歌○咏○以○爲○石○墨○之○奇○珍○或○擬○之○虹○紳○結○絡○或○比○之○瓊○樹○紛○綸○或○歎○爲○斷○釵○覆○釜○或○賞○爲○切○玉○鈎○銀○精○氣○旁○乎○回○科○所○不○能○毀○寒○芒○夜○朗○濟○河○所○不○能○淪○上○應○黃○姑○之○宿○不○推○記○里○之○輪○列○在○三○雍○猶○是○靈○鼉○之○遺○制○以○臨○多○士○不○須○桐○木○之○多○聞○將○尼○父○編○詩○之○所○失○載○熹○平○刊○石○之○所○未○甄○填○兼○金○以○矜○貴○登○內○府○而○璘○珣○四○百○九○十○餘○字○佛○龕○留○其○遺○跡○二○千○七○百○餘○載○藝○苑○滋○其○傳○聞○然○而○僕○竊○有○疑○

未敢漫云蓋嘗摩挲斷簡沈繹殘觚不特文訝其未合抑亦事誚

在○事○不○符○上○故○先○申○明

其不符彼其序將帥導師徒若華載路叢棘攸除左驂右驂王用

三驅是謂大蒐宜駕我車若夫魴鯉稠疊楊柳紆餘泛新水求嘉

魚烹鮮作供大陳滂蒞是謂遂事由畋而漁夫度軌量而後講事

陷物采而後取材一步一趨史臣所紀不軌不物大君弗懷是故

三年而治兵軍實以數四時而講武農事罔乖以修三品之資豆

籩以備以作六軍之氣步伐以諧斯狩獵所以不流於禽荒而夏

官之職所必該者也山林川澤之需委之下吏斧斤罔罟之用屬

之輿臺百金之材雖可張而取萬乘之駕不可辱以來斯固在不

舉○之○列○而○澤○人○之○所○獨○裁○者○也○今○也○水○陸○並○馳○禽○魚○交○踐○取○材○惟○  
恐○不○多○盈○庖○惟○恐○不○腆○其○究○也○乘○馬○以○涉○而○漲○可○虞○並○舟○以○歸○而○  
途○又○遠○幾○好○樂○而○或○荒○迨○流○連○而○忘○返○貽○君○子○之○深○譏○違○先○王○之○  
令○典○彼○畧○地○而○觀○魚○隱○公○尙○以○爲○覲○臧○孫○抗○論○於○中○庭○太○史○大○書○  
於○汗○簡○迨○泗○淵○之○偶○濫○則○里○革○之○直○言○難○免○冬○薦○之○期○既○過○夏○槁○  
之○令○未○展○會○是○漉○池○之○哲○王○乃○恣○情○而○遊○衍○夫○季○冬○而○射○魚○勤○天○  
王○之○翠○輦○斯○淮○南○時○則○之○訓○所○以○駁○而○舛○也○禽○殫○而○中○衰○乃○嚴○淵○  
之○是○犯○斯○揚○雄○羽○獵○之○諷○所○以○絞○而○婉○也○而○謂○以○尹○佚○史○籀○之○徒○  
亦○復○著○聲○詩○而○勒○貝○碣○吾○故○以○爲○廣○鼎○之○傳○誰○則○信○爲○景○鍾○之○選○



况乎二雅具在大篆可追以視車攻吉日之作直是巴人下里之詞而史籀之遺法乃下鄰於相斯質之秦權而字偶合按之秦風而音又違斯則譌謬之昭灼闕失之繁滋進退失據鑿柄不齊已見於前人之所論不待於下走之所疑至其縫五羊以爲皮集于狐以成腋笑取材之紛拏陋行文之割裂于水一方本之兼葭之章爲三十里見之嘻嘻之什翦伐勿加則甘棠之思也小大具來則泮宮之列也彤弓矢以錫公侯不聞施之燕遊相陰陽以下都邑不聞用之漁獵如斯者蓋更僕而未完而非徒蹈襲於東都會同之作今夫神禹岫嶠奇踪詭譎穆王壇山遺字奇零司徒南仲

以下放開作收理應如是

之鼎。延陵季子之銘。紛流傳於後世。蓋強半其無徵。然而見於金石之錄者。欲決然斥之。而未能。此嗜奇之結習。亦好古之深情。而況是鼓託於逸詩之帙。駕以古文之名。歷唐宋以至今。蓋灰劫之累。更乃海枯而不爛。猶完善而崢嶸。彼訪三鐘而嘆息。思九鼎而屏營。固宜其對之而寶惜。而不禁摩挲於莓龍剝落之遺形也。夫其序如疾風掃蕩。其賦如羯鼓解操。乃近人更復斷斷殊屬多事。

○明故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吏部尙書謚忠介錢

公神道第二碑銘

世祖章皇帝定鼎二年五月江南內附六月浙江內附閏月明故

刑部員外郎錢公肅樂起兵於鄞大兵之下浙也同知寧波府事

○世前△半△截

朱之葵通判孔聞語迎降貝勒卽令之葵知府事聞語同知府事

公方居憂在東吳丙舍中咯血聞信慟哭絕粒誓死諸弟已爲之

○書○法○不○苟

治身後事鄞之貢生董公志學首倡謀義聚諸生於學宮王公家

勤張公夢錫華公夏陸公宇燧毛公聚奎和之遍謁諸鄉老而莫

敢應卽所謂六狂生也初十日之葵輸糧於貝勒至姚江姚之故

九江道僉事孫公嘉績故吏科都給事中熊公汝霖已起兵之葵以道斷回鄞公於是夜輿疾至城東觀變是日孫公以書來鄞約其門下士故吏科都給事中林公時對爲後繼次日林公謀之諸鄉老終莫敢應六狂生皇皇計無所出字爍故與公同研席相善途中聞公已至大喜挽公入城途遇志寧遂定謀發使以十二日集紳士於城隍廟諸鄉老相繼集之葵聞語亦馳至時諸人皆未有定意離席降階迎此二人而公遽碎其刺拂衣而起百姓聚觀者數千人謹聲動地有戴爾惠者布衣也大呼曰何不竟奉錢公起事觀者齊聲應之舉手互相招擁公入巡按署中俄頃海防道

二營兵暨城守兵皆不戒而至。遂以墨線視師之葵。乞哀於百姓。百姓爲之請。乃釋之。故總兵王之仁在定海。已納款。得貝勒令。仍舊任。鄞之故太僕謝三賓家富。耦國方西行。見貝勒歸。害公所爲。乃貽書之仁。謂滄瀟詆訛。出自庸妄。六狂生而一穉紳和之。將軍以所部來。斬此七人。事卽定矣。某當以千金爲壽。公時年未四十。故有穉紳之誚。會公亦遣客倪懋熹。以書告之仁。勸其來歸。之仁兩答書。約以十五日。至鄞而密語懋熹。令具燕犒。三賓不知也。方以爲殺公在旦夕。屆期之仁至城東。請諸鄉老大會於演武堂。坐定之仁出三賓書靴中。對眾朗誦。三賓遽起欲奪其書。之仁變色。

因問公曰、是當殺以祭、蠶否。語未畢、長刀夾三寶而下。三寶哀號、跪階下、請輸萬金充餉、乃釋之。於是沈公震荃、馮公元廳、亦起於慈、自鄞慈合兵、聲勢響應之。仁既以關內鎮兵至、而關外黃斌卿亦遣將以翁洲鎮兵至、張名振亦以石浦鎮兵至、知慈谿縣王玉藻、知定海縣朱懋華、知奉化縣顧之俊、新授知鄞縣袁州佐、知象山縣姜圻、皆以兵餉來會。寧守乏人、以通判羅夢章行守事。而太常莊公元辰助登陴焉。公以是月十八日奉箋迎請魯王監國。二十一日奉箋勸進。七月十一日會師西興。王途中加公太僕寺少卿、再加右僉都御史、分汛瓜瀝。公四疏辭、新命兼力言爵賞宜慎。

不可蹈。赧王覆轍。濫予名器。因固請以原銜署事。并辭諸弟姪從軍之授爵者。十月。樞輔張公國維約諸軍。以初八日始連戰十日。公與諸軍斬戮皆有功。而第七戰尤捷。時浙西諸府州並起義兵。蘇松嘉湖列營數百。而浙東又建國。杭州孤懸危甚。以兵急攻平。湖。平湖主兵者爲屠翰林象美。書生不曉軍事。公請以兵由海道。急。援。之。不。聽。說。者。謂。監。國。初。起。江。上。適。有。浙。西。首。尾。相。應。之。勢。若。用。公。言。則。大。兵。進。退。兩。顧。杭。州。不。復。能。守。可。逕。渡。三。吳。以。窺。白。下。而。坐。失。此。會。此。足。以。見。聖。朝。之。得。天。命。也。未。幾。而。分。地。分。餉。之。議。起。故。總。兵。方。國。安。自。浙。

西來軍最盛之仁次之號爲正兵諸義兵倚毗焉而皆無遠畧國  
安尤暴橫於是議取浙東之正餉予正兵而義兵取給於富室樂  
輸之餉謂之義餉識者已知其無成未幾正兵并取義餉而義兵  
遂無所取給司餉者不能應公所派爲鄞奉二縣義餉國安徽二  
縣不必支應蓋以爲之仁地也於是公屢疏入告王不能詰但以  
閣臣張公國維敘公十捷功再加右副都御史公疏言臣郡臣邑  
因臣起義兵桑梓膏血一空曾莫之救而今日遷官明日加級是  
詞意微明辭封爵疏  
臣無惻隱之心也沈震荃陳潛夫之才畧機謀方端士之勇官階  
並出臣下而臣反受賞是臣無羞惡之心也臣部將鍾鼎新等斷



緘禽囚之事皆出其力。臣以未得取杭，不欲爲請，殊懼爾。臣自受之，是臣無辭讓之心也。臣少見史册所載，冒榮苟祿，惡之若仇。而臣自蹈之，是臣無是非之心也。又言臣近者十道並舉，冀杭城可復，間主上起行中廷，盼望捷音，不能安坐，而臣終不能絕流而渡。臣今不能入杭，誓不再受一官。王不許，而閩中頒詔之議又起。時唐王卽位閩中，以詔來張公國維、熊公汝霖，以唐魯皆係宗藩，非有親疏之分，同舉義兵，非有先後之分。今日之事，成功者帝，若一稱臣於唐，恐江上諸將皆須聽命於閩，則王之號令不行，因議却之。朱公大典與公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

卽權宜稱皇太姪以報命未爲不可若我師渡浙江向金陵大號  
非閩人所能奪也於是議大不合原諸公之論各有所見皆未可  
非但當和衷以求其平而方王諸帥忌朱與公遂謂公不受副都  
之命爲懷貳心於閩公不得已鬱鬱受官而餉仍不至王以內臣  
客鳳儀李國輔兼制軍餉公力言中官不可任外事於是諸藩旣  
惡公而內臣又從中梗之公兵至四十日無餉然感激公忠義相  
依不敢至行乞於道卒無級者於是公連疏乞餉數十上而餉終  
不至公疏言國有十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翹車四出  
無一應命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甚巨謚贈蔭恤未協輿情

敕部改正遲久未上二也。張國俊以威。曉倚強藩。權侔人主三也。諸臣爲國俊故相。繼進言主上以爲不必。幾於防口四也。新進鼓舌搖唇。固識體統五也。反覆之徒。借推戴以呈身。觀望之徒。冒薦舉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欲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凌蔑至此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褒衣博帶。滿目太平。燕笑漏舟之中。迴翔焚棟之下八也。所以托國者強。半宏光故臣。鴟音不改九也。此猶枝葉也。請言根本。七月雨水不時。漂廬舍以千百。以水死。涵潮衝入。西成失望。以饑死。壯者殞鋒鏑。弱者疲轉輸。以戰死。絳粟赤紙。日不暇給。以供應死。東南澤國。倚舟爲命。今士卒

爭舟小民束手以無藝死入鄉抄掠雞犬不遺以財死富民卽曰  
應輸非有罪於官也而拘繫之有甘心雉經者以刑死沿門供億  
淫污橫行以辱死劣衿惡棍羅織鄉里以爲生涯以憂死今也竭  
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繼也合藩鎮之兵馬不足衛小  
民之一髮凜凜乎將以髮死由前九亡并此而十臣不知所稅駕  
矣時國俊外仗方王內與客李二奄比而馬阮在方軍遙相呼應  
見公疏皆恨甚國俊遂餽兼金引三賓以禮部尙書直東閣相與  
共擠公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再疏力辭不受會傳聞中遣大學士  
黃鳴駿來浙欲盡科八府之糧以去閩中故無是舉乃馬士英阮

大。賊。交。構。二。國。之。言。公。致。箋。于。鳴。駿。以。公。義。動。之。卽。此。可。以。見。公。之。未。嘗。有。私。於。閩。而。諸。帥。之。謗。不。止。公。旣。終。無。所。得。餉。疏。言。臣。兵。不。得。不。散。但。以。舉。義。而。來。大。仇。未。復。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効。王。溫。旨。慰。畱。而。諸。將。益。蜚。語。以。爲。公。將。棄。軍。逃。入。閩。先。是。閩。詔。之。額。浙。也。并。賜。倡。義。諸。臣。敕。命。加。以。官。爵。公。嘗。奉。表。稱。謝。遂。爲。諸。帥。口。實。且。有。令。壯。士。毋。取。公。首。者。公。於。是。棄。軍。拜。表。卽。行。言。臣。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主。上。請。加。踪。跡。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之。溫。州。避。人。下。得。疏。大。駭。知。公。不。可。畱。乃。降。旨。令。往。海。上。同。藩。臣。黃。斌。卿。鎮。臣。張。名。振。共。取。道。崇。明。以。復。三。吳。

時方有由舟山窺吳之計也。斌卿以舟迎公入翁洲。王加公吏部

尚書兼理戶部事。公辭不受。是爲丙戌之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

中插闕○事一故

公之解兵也。閩中有使名之。公以江上之嫌不赴。及江上破。公由

海道入閩。請急提兵出關。不可退入廣東。并陳越中十弊以爲戒。

閩中優詔答之。以右副都御史召公。疏言。故大學士孫公嘉績之

忠。爲之請卹。而閩中又破。公避難於福清。展轉文石海壇之間。與

諸弟無所得米。則食麥。無所得麥。則食薯。其後并無所得。薯則食

薯之枯者。拾青茅以當薪。常夜涉絕谷。足盡裂。乃祝髮。以免物色。

然其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裡。歸途還在

遠邊識者以爲非繼流也。乃稍稍有從公問學者。公賴其修脯。以自給。已而聞鄭彩扈監國。至鷺門來往諸島。閒馮牙舉事。丁亥六月。王至琅江。公入覲。王大喜。時文臣在王側者。祇熊公汝霖。而孫公嘉績之子延齡。年尙少。馬公思理位雖在熊上。然非越申舊從也。彩推馬公熊公直閣而已。署兵部。公至。以公自代。公泣陳無功。請以侍郎署部事。不許。公疏言兵部之設。所以統理羣帥。歸其權於朝廷。今雖未能盡復舊制。然當申約束。使臣得行其法。不相凌辱。可乎。國家多難。大帥往往撿敗爲功。以致日壞。江干王之仁報捷諸書。其餘習也。臣願海上諸臣。持勿欺二字。以事主上。可乎。臣

在化南有感臣忠義願攜貲來投者有願奪降臣家財以充餉者  
聚之可數百人臣亦不敢私以自衛。藩臣入關當驅臣兵爲先鋒。  
但願諸將稍存部臣體。統一切爭兵并船不相加遺。以爲朝廷羞。  
可乎。敘功之舉。往往及官而不及兵。誰肯致死。臣請凡兵有能獲  
級奪馬者。竟授守把等官。可乎。又言近奉明旨。江上之師。病在不  
歸於一。今宜以建國公彩爲元戎。登壇錫命。平夷闔安。蕩湖諸鎮。  
此建國之左右手。令其選擇偏裨。或爲先鋒。或爲殿後。合而爲一。  
弗令異同。如鄴下九節度之師。其次則編定什伍。弗令雜然而進。  
雜然而退。孟浪以戰。並得旨允行。又疏言。主上允臣前疏。委任建



國則兵出於一矣。復命建國合挑各營之兵。選其健者。請自今以  
往一切拜封誓行停止。特懸一印。令於眾曰。有能爲建國所挑之  
兵。爲先鋒立功者。不論守把等官。竟與掛印。如此則奇傑之人至  
矣。或謂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則卽令各藩  
自挑敢死善戰之兵。各爲一營。各懸一印。令曰。有能將本營所挑  
之兵立功者。竟與掛印。可耶否耶。王以爲然。於是兵威頓振。連下  
興化。福清。連江。長樂。羅源。三十餘城。侍郎林汝嘉。都御史林盜。皆  
起兵。郭三才。以大兵援閩。亦來降。遂固福州。而浙東山寨亦各起  
兵。遙應前此六狂生家居者。謀取寧紹台諸府。與公兵爲犄角之

勢復爲三寶所告而死。王之初至閩也，招討鄭成功，待以寄公之禮，而不稱臣，仍稱隆武三年。蓋修浙中頌詔之怨也。至是公頌明年戊子監國三年，歷海上，遂有二朔。然公嘗有書與成功，獎其忠義，勉其恢復，故成功不以爲忤。於是王大媿嘆，始知公前此江上之議出於平心，非貳於閩。嘗謂公曰：先生所上奏疏，子皆貯藏之。燈下時時覽焉。明年王次閩，安晉公大學士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終不許。鄭彩之下諸城邑也，自以入閩可指顧定。是時諸將稱大營者六，自彩而下平夷侯周鶴芝、同安伯楊耿、閩安伯周瑞、義興侯鄭遵謙、蕩湖伯阮進、定遠伯鄭聯，兵力亦無以大相過。皆惡彩。

之專傾彩益橫。及害熊鄭二公而逆節大著。故公力辭相位。既不  
得請。每日繫艖於駕舟之次。票擬奏章。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  
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  
之事。大者則彩主之。雖王亦不得而問也。初彩與公頗相睦。自熊  
公死。并疑公。時督相劉公中藻起兵福寧。城將陷。總兵涂  
登華欲降而未決。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公貽之書。謂  
將軍不聞宋末乎。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宋  
祚歸之。而况不爲宋末者乎。登華乃詣彩降。彩欲使其人守之。劉  
公不可。彩掠其地。公與劉公書不直彩。而書爲彩邏者所得。彩恨

甚以爲公樹外援以圖之。朝見之次，故誦公書中語以動公。公憂憤交至，而彩自是亦知爲諸藩所惡，不復協力。逍遙海上，連江失守。公聞之，以頭觸枕，死。血疾大動，遂絕食。王賜藥，亦不復進。六月初五卒於琅江。公生於萬曆丁未正月望日，得年四十有二。夫人董氏，以是年四月卒。子曰兆恭、尙寶、司丞、曰翹恭。先亡。庚寅六月，兆恭亦卒。公遂絕。而義所謂六狂者，董公志寧、王公家勤、華公夏，以戊子謀翻城，應翁州不克。家勤夏死之，志寧逃入翁洲。辛卯城陷，死之。張公夢錫在山寨，庚寅寨破，死之。陸公宇燦，以癸卯謀應海上，逮死。惟毛公聚奎亦累被逮，亡命得免。公諱肅，樂字虞孫。

一字希聲。學者稱爲止亭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芍藥。江人錢氏。於鄞爲右姓。曾祖鳳午。封禮部主事。祖若庵。知臨江府。萬歷直臣。以忤江陵幾死者也。父益忠。瑞安訓導。贈副都御史。太夫人楊氏。繼傅氏。登崇禎丁丑進士。釋褐。知太倉州事。州有母訴其子者。公撻之。其母請置之死。公曰。汝止一子。殺之。將以他人爲子。未必勝所生也。且悔之矣。語未畢。母子抱哭而出。有兄弟訟者。公曰。汝以小忿傷天性。吾撻一人。則汝結怨且終身矣。可退思三日來。及期。兄弟慙媿。請罪。公狀貌最文弱。見者易之。而大義所在。守之甚剛。常熟。

侍郎

林居延。攬天下士。多歸門下。聞公名。百方招

致之公卒不往

晚節披猖始知公之先見。嘗崑山方大旱崑

民揭竿劫粟圍朱太守大受第而太倉亦告變公急以兵誅其渠  
而嚴飭巨室之閉糴者不三日兩地皆安堵以考最遷刑部員外  
郎丁瑞安艱家居國難已亟時時從邸報中悲憤時事雖在倚廬  
而每飯不忘多見之於詩初公之少也嘗夢日墮其手公以手扶  
之稍稍上而卒不支日漸小漸晦卒隨臂而下心竊異之嗚呼公  
之在江上也厄於方王公去江上不旋踵而列戍崩潰方王同歸  
於盡公之在海上也厄於鄭氏未卒哭而閩土盡失鄭彩亦見摧  
於延平以死則甚矣庸

害國以自害也雖然浙東列郡並起

事○事○敗○之○後○獨○吾○鄉○山○寨○海○槎○相○尋○不○息○諸○義○士○甘○湛○族○之○禍○敢○於○逆○天○而○弗○顧○卒○延○翁○洲○之○祚○至○辛○亥○而○始○斬○則○公○之○感○人○者○深○矣○公○殯○琅○江○六○年○福○清○葉○文○忠○公○之○孫○尙○寶○進○屐○謀○爲○葬○之○海○寧○故○職○方○姚○翼○明○時○披○緇○海○上○尤○力○助○之○乃○乞○地○於○黃○蘗○山○僧○隆○琦○而○修○埏○道○焉○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集○南○征○集○共○若○干○卷○亂○後○不○完○今○存○者○十○之○五○余○編○次○爲○二○十○卷○公○死○幾○三○十○年○仲○弟○肅○圖○始○舉○子○以○爲○公○後○曰○澹○恭○越○九○十○五○載○澹○恭○年○已○七○十○欲○修○墓○於○黃○蘗○乃○乞○余○詳○節○公○文○集○中○諸○事○跡○合○之○侍○御○所○作○家○傳○并○諸○野○史○之○異○同○參○伍○考○稽○以○爲○公○神○道○第○二○碑○銘○其○銘○曰○

真○人○御○世○兮○六○宇○偃○兵○孤○臣○空○懷○故○國○兮○將○何○所○成○浙○有○方○王○兮  
閩○有○鄭○天○降○魔○君○兮○莫○之○能○爭○公○魂○西○逝○兮○錢○江○公○魄○南○去○兮○瓊  
江○來○歸○舊○宅○兮○甬○江○導○以○義○旗○兮○堂○堂○前○揚○波○兮○後○重○水○看○寒○芒  
兮○箕○尾○可○憐○孤○兒○七○十○兮○賦○大○招○公○歸○來○兮○聽○吾○諫○

直從起兵敘起分爲兩截前截敘江上後截敘海上在江上爲  
方王所忌在海上爲鄭彩所持而公遂鬱鬱死矣末乃補敘生  
平而以論斷結之最爲嚴整



○明故權兵部尙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鄧張公神道碑銘  
世祖章皇帝之下江南也。浙東拒命。雖一歲遽定。而山海之間。告  
警者尙累年。吾寧之首事者爲錢沈二公。其間相繼殉節者四十  
餘人。而最後死者爲尙書張公。方錢忠介公之集師也。移檄會諸  
鄉老。俱未到。獨公先至。忠介相見。且喜且泣。旣舉事。卽遣公迎監  
國魯王於天台。王授公爲行人。至會稽。賜進士。加翰林院編修。兼  
官如故。入典制誥。出籌軍旅。公雖與忠介共事。而持議頗不盡同。  
閩中頒詔之使至。議閱讀禮。張公國維與熊公汝霖爲一議。朱公  
大與與忠介爲一議。公出揭以爲當。如張公之言。因請自充報使。

入閩以釋二國之嫌。王從之。及自閩還。累有建白。不見用。江干之  
破也。公泛海入翁洲。道逢富平將軍張名振。扈王入閩。公從之。既  
至。招討使鄭成功以前頒詔之隙。修寓公之敬於王。而不爲用。公  
勸名振還石浦。指散亡以謀再舉。乃偕還。王加公右僉都御史。時  
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名振以石浦之軍。與爲犄角。明年松江提  
督吳勝兆請以所部來歸。名振應之。遂監其軍以行。至崇明。大風  
覆舟。沈公廷揚死之。公與名振等皆被執。有百夫長者識公。導之  
使走閒道。復歸翁洲。時忠介已奉王出師於閩。浙東之山寨亦羣  
起。遙應之。公乃集義從於上虞之平岡。庚寅。閩師潰。諸將以王保

翁洲名振當國。名公以所部入衛。加公兵部右侍郎。幸弗浙之提督田雄。總兵張杰。海道王爾祿。並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大兵下翁洲。名振奉王親搗吳淞。以牽制舟山之師。拉公同行翁洲。陷公扈王再入閩。次鷺門。時鄭成功軍甚盛。既不肯奉王。諸藩畏之。亦莫敢奉王。公獨以名振之軍爲王衛。時激發諸藩。使爲王致貢。然公極推成功之忠。嘗曰。招討始終爲唐。真純臣也。成功聞之。○而○公○之○志○遂○矣○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豈與吾異趨哉。故成功與公所奉不同。而其交甚睦。癸巳冬。復開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

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逮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  
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州侵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  
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是年名振卒遺言以所部付公乙未成功貽  
書於公謀大舉丙申公軍於天台丁酉大兵遷翁洲之民公還軍  
翁洲時王已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戊戌滇中遣使加公兵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江督郎廷佐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明年五月  
成功會公於天台悉師以行次崇沙公曰崇沙江海之門戶也有  
懸洲可守不若先定之以爲老營倘有疏虞進退可依也不聽公  
請以所部爲前軍向瓜洲時大兵於金焦閒以鐵鎖橫江所謂滾

江龍者也。譚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鉤。公孤軍出入其間。成功遣水師提督羅蘊章以所部助公。又令善泅者斷滾江。散而支軍進奪譚家洲礮。相約滾江龍斷。公卽進踞上流。奪其木城。以夾擊之。滾江龍雖斷。舟多應礮而沒。不得前。公登舵樓焚香祝天。飛火夾船而墮。遂以七十舟。竟渡。譚家洲守礮者亦走。木城俱潰。操江都御史朱衣祥被禽。明日成功始至。攻城克之。議師所向。成功欲直趨江寧。公請先取鎮江。成功恐江寧來援。公曰。吾但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彼將自守不暇。何援之爲。功卽請公行。六月二十七日。成功來告鎮江之捷。公兼程晝夜進。次日抵觀音門。致書。

成功請以步卒陸行赴白下時江督郎廷佐懼甚大兵之征黔者凱旋聞信倍道而至請同守城於是嚴備已具七月朔公哨率七人乘虛入江浦所遣別將以蕪湖降書至成功謂蕪湖爲江楚往來之道請公往扼之公頗以成功年少恃勇爲憂欲留軍中與之共下江寧而後發辭之不得乃至蕪湖相度形勢一軍出溧陽以窺廣德一軍鎮池州以遏上流之援一軍拔和州以圖采石一軍入寧國以逼東道休歙諸城大江南北相率來歸其已下者徽州寧國太平池州四府廣德和無爲三州當塗蕪湖等二十四縣初公之至蕪也軍不滿千船不滿百但以大義感召人心而公師所

至○禁○止○抄○掠○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泗○交○  
下○以○爲○十○五○年○來○所○未○見○也○公○所○至○城○邑○入○謁○先○聖○遺○臣○故○老○赴○  
見○者○角○巾○抗○禮○撫○慰○懇○至○守○令○則○青○衣○待○罪○考○其○政○績○而○去○雷○之○  
遠○方○豪○傑○延○問○策○畫○勉○以○同○仇○多○有○訂○師○期○而○去○者○於○是○徽○州○降○  
使○方○上○謁○而○江○寧○之○敗○問○至○初○公○移○成○功○書○以○師○老○易○生○他○變○宜○  
遣○諸○將○分○取○句○容○丹○陽○諸○城○邑○如○白○下○出○援○則○首○尾○夾○擊○之○如○其○  
自○守○則○堅○壁○以○待○倘○四○面○克○復○收○兵○日○至○白○下○在○掌○中○矣○成○功○以○  
累○捷○又○聞○江○北○如○破○竹○謂○城○可○旦○夕○下○雖○有○遣○水○師○提○督○羅○蘊○章○  
招○撫○吳○會○之○命○而○未○行○但○命○八○十○三○營○率○連○立○屯○安○設○雲○梯○地○雷○

并造木柵而蘇松總兵梁化鳳等以馬步兵相繼至浙之駐防兵亦來援長驅入城莫之遏者前鋒將余新銳而輕士卒樵蘇四出營壘一空化鳳謀知之以輕騎襲破前屯擒新以去成功倉卒移帳質明軍竈未就大兵傾城而出諸營瓦解成功之良將甘輝亦以馬蹟被禽死之軍遂大潰初議取崇沙甘輝之言與公合○所○見○甘○輝○同○特○為○補○出及議遏蘇常援兵輝言亦與公合而成功皆不聽以致敗公之聞信也以爲雖敗未必遽登舟雖登舟未必遽揚帆雖揚帆亦必入鎮江以圖再舉故彈壓列城秘不使諸將知而更貽成功書以爲勝負兵家之常乞益百艘以相助不知成功并撤鎮江之師竟入海江



督郎廷佐等復以書招公。公峻詞拒之。廷佐乃發舟師以扼公歸路。期必得公而後已。公與諸將議以下流已梗而九江一帶尙未知我之敗。我麾下已萬餘。前此豪傑來見者又參戎約不如直趨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家子弟以號召江楚。八月七日次銅陵。與大兵之援白下者遇。公奮擊敗之。沈其四舟。是夕大兵以不利東下。礮聲轟然。公軍誤以爲來劫營。遂潰。公乃焚舟登陸。士卒願從者尙數百人。十七日次英山。甫度東溪嶺而追至。士卒紛竄相依。止一童一卒。迷失道。路土人爲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踪跡者多。導脫身去。又以賂解散諸踪跡者。由樅陽出江。渡黃湓。抵東流之張灘。

陸行建德祁門山中至休寧買棹入嚴陵又恐浙人之多識之也  
改而山行自東陽義烏以出天台公之在途中也海上人未知所  
向或曰抗節死安慶或曰殞英霍山寨中或曰爲浮屠矣父老多  
北向泣下者及聞公至婦女皆加額壺漿迎之人謂是役也以視  
文丞相空坑之逃其險十倍過之而其歸則郭令公之再至河中  
也遂駐節天台樹蘿鳴角故部漸集乃遣人告敗於滇中且引咎  
滇中賜公專敕慰問加官尙書兼官如故明年移師林門尋軍於  
桃渚時大兵兩道入海討成功皆失利而成功以喪敗之餘雖有  
桑榆之捷不足自振乃思取臺灣以休士公聞之不喜辛丑引軍

入閩次於沙關。成功已抵澎湖。公遣幕官羅子木以書挽成功。謂  
軍中有進寸無退尺。今入臺則將來兩島恐并不可守。是孤天下  
之望也。成功不聽。遷界之役。沿海之民不願遷。大兵以威脅之。猶  
遲延不發。公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紅夷乎。乃復以書招  
成功。謂可乘此機以取閩南。成功卒不能用。公遺書故侍郎王公  
忠孝都御史沈公荃。期徐公孚遠。監軍曹公從龍。勸其力挽成功。  
而卒不克。公孤軍徘徊兩島。要其剽琨祖逖之志。未嘗一日忘也。  
而滇中事急。公復遣子木入臺。苦口責成功。出師成功。方得臺。不  
能行。壬寅。滇中遂陷。成功亦卒於臺。公哭曰。已矣。吾無望矣。復還。

軍林門會閩南諸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監國貽書來商公  
又喜卽以書約故尙書盧公若騰而下勸以大舉又擬上詔書一  
道又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於是公厲兵東  
裝以待閩中之問是年漸督趙公廷臣與中朝所遣安撫使各  
以書招公公復安撫書大畧言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  
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生民之愈蹙十  
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精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敵骨髓可爲惕然  
况復重之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旣以保  
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卽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

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開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有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應○核○上○皮○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閩南消息既查鄭經偷安海外公愷愷日甚壬寅冬十一月魯王薨於臺公哭曰孤臣之棲棲有待徒苦○與○去○鄭○成○功○相○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上也今更何所待乎癸卯遣使告祭於王甲辰六月遂散軍居南田之懸輿懸輿在海中荒瘠無人山南有汶港可通舟楫而其北爲峭壁公結茅焉從者惟故叅軍羅子

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初公之航海也  
又接敘  
倉卒不得盡室以行有司係累其家以入告

世祖以公有父弗籍其家卽令公父以書諭公公復書曰願大人  
有兒如李通弗爲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公父亦潛寄  
語曰汝弗以我爲慮也壬辰公父以天年終大吏又強公之夫人  
及子以書招公公不發書焚之己亥始籍公家然猶令鎮江將軍  
善撫公夫人及子而弗囚也嗚呼

世祖之所以待公者如此蓋亦自來亡國大夫所未有而公百死  
不移不遂其志不已其亦悲夫於是浙之提督張杰懼公終爲患  
進接上段

期必得公而後已。募得公之故校，使居翁洲之補陀，爲僧以伺公。會公告糴之舟至，故校出刀以脅之。其將赴水死，又擊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不可得也。公蓄雙猿以候，動靜舟在十里之外，則猿鳴。木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以夜半出山之背，攀藤而入。暗中執公，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十九日，公至寧杰以轎迎之。方巾葛衣而入，至公署。杰以客禮延之，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公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今日之舉，速死而已。數日，送公於杭，出寧城門，再拜歎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來之望。杰遣官護行，有防守卒史丙者坐公船首，中夜忽唱蘇子

卿○牧○羊○曲○以○相○感○動○公○披○衣○起○曰○汝○亦○有○心○人○哉○雖○然○吾○志○已○定○  
爾○無○慮○也○扣○船○和○之○聲○朗○朗○然○歌○罷○酌○酒○慰○勞○之○而○公○之○渡○江○也○  
得○無○名○氏○詩○於○船○中○有○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公○  
笑○曰○王○炎○午○之○後○身○也○浙○督○趙○公○寄○公○獄○中○供○帳○甚○隆○許○其○故○時○  
帝○曲○之○內○附○者○皆○來○慰○問○有○官○吏○願○見○者○亦○弗○禁○公○終○日○南○面○坐○  
拱○手○不○起○見○者○以○爲○天○神○杭○人○爭○賂○守○者○入○見○或○求○書○公○亦○應○之○  
嗚○呼○制○府○之○賢○良○在○張○洪○範○之○上○然○非○  
仁○祖○如○天○之○大○度○則○褒○忠○之○禮○亦○莫○敢○施○非○公○之○忠○亦○無○以○邀○  
仁○祖○之○惓○惓○也○九○月○初○七○日○公○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

○明○情○惟○及○如○此○能○笑○何○況○



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子木等三人殉焉。公諱煌言，字元箸，別號蒼水。浙之寧波府鄞縣西北廂人也。父刑部員外郎圭章，太夫人趙氏感異夢而生公。公神骨清削，勁挺生而跛，不羈，喜呼盧，無以償博進，則私斥賣其生產。刑部怒，先宗伯公之仲孫穆翁雅有藻鑒，曰：此異人也，乃以己田售之，得金三百兩，為清其逋，而勸以折節讀書。思陵以天下多故，令諸生於試經義，後試射。諸生從事者新，莫能中。公執弓抽矢，三發三中。舉崇禎壬午鄉試，感憤國事，欲請纓者累矣，而卒以此死。生於萬曆庚申六月初九日，得年四十一。有五娶董氏子萬祺，先公三日薨於鎮江。公之未死也，嘗賦詩欲

葬湖上岳忠武于忠肅公二墓之間於是鄞人故御史紀五昌捐金令公甥朱相玉購公首而杭人張文嘉沈橫書等殮之有朱錫九錫蘭錫旂錫昌兄弟者豫爲公買地經紀之而鄞人萬斯大等葬之南屏之陰從公志也姚江黃公宗羲爲之銘子木等三人附焉附音新至今七十餘年每逢春秋佳日游人多以炙雞絮酒酌公墓下者而吾鄉亦以公忌日祭之附傳一不荷羅子木者名綸以字行溧陽人也己亥公在江上子木挾策上謁公以其年少而負奇有清河李萼之目江寧之敗也子木涕泣頓首固請成功無遽去而不能得成功因強子木奉父泛海子木至海上不欲參成功軍事旋奉父北行

將赴公營卒與大兵遇格鬪于木墜水得救起而其父被縛去子  
木復赴公營公勉以立功卽爲報仇遂相依不去以死冠玉鄭人  
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囑請從死王居敬者字畏齋一字采薇黃  
巖人也公被執居敬以計得脫其後爲僧名超邁頗能言公遺事  
亦不負公者而前此誘執公之故校得以功授千戶奉大帥命巡  
海島猝遇公之舊將憤其害公執而殺之予嘗謂公解軍而後已  
將以懸譽爲首陽向非張杰生事微功公似可以無死然是時公  
猶未五十非甘心黃冠以老者也若爾公至十年以往三藩之禍  
公決非肯晏然坐視者而謂中土能忘情於公平此文山之所以

不見保於夢炎也。且天下無惜死之忠臣。剖肝絕腹。正所以全歸也。公丙戌以前文字皆無存者。今所存者有奇零草。甲辰六月以前之作也。水槎集其雜文也。北征錄已亥紀事之編也。采薇吟則散軍已後之作。而蒙難諸詩附焉。共八卷。公既愛防守。卒史丙之義。遂日呼與語。因得藏公之集。有宜興人徐堯章者。從丙抄以歸。嗚呼。吾鄉死事諸公。公爲最後。而所成亦最偉。然世人但知夸公之忠誠。而余更服公之經畧。故涉歷山海之間。且耕且屯。而民樂輸賦。招撫江北三十餘城。而市不易肆。小住緱城。而陂塘之利。傳之無窮。嘗有盜公之衣者。部下禽而獻之。公曰。衣在我。爲我煖。在

爾○爲○爾○煖○其○煖○一○也○卽○以○其○衣○賜○之○其○大○度○如○此○銘○曰○  
天○柱○不○可○一○木○撐○地○維○不○可○一○絲○擎○豈○不○知○不○可○聊○以○抒○丹○誠○亦○  
復○支○吾○十○九○齡○啼○鵲○帶○血○歸○南○屏○他○年○補○史○者○其○視○我○碑○銘○

此公才畧在錢肅樂之上使成功能從其言時事未可知也文  
夾敘夾議極力寫生後幅奇情灑起尤令人邈然天外

鮎埼亭集文錄卷二

鄞縣全祖望紹衣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象曾念菴校刊

○○○明太傅吏部尙書文淵閣大學士華亭張公神道碑銘

此篇建○銜○

順治八年辛卯九月。大兵破翁洲。大傅閣部留守華亭。張公闔

○死○事○後○

門死之。大兵入其家。至所謂雪交亭。下見遺骸二十有七。有懸

梁間者。亦有絕環而墜者。其中珥貂束帶佩玉者。則公也。廡下亦

有冠服儼然者。則公之門下儀部吳江蘇君兆人也。有以兵死者。

則諸部將也。亦有浮尸水面者。大兵爲之驚愕。却步歎息。遷延

而退命扁其門。鄴之諸生聞性道時在隨征府，倅喬鉢幕中聞而  
亟往視之，思爲之殯。頓滿城鼎沸，無所得棺。公之故將汝都督應  
元己爲僧補陀公前，此曾托孤者也。翼日入城謁帥府乞葬。故主  
諸大將皆怒曰：汝主久抗天命以拒天兵，汝其餘孽也。方窺伏  
不暇，敢來葬此骨耶？命驅出斬之。應元曰：山僧本戴頭而來得葬，  
故主當歸就僂乞假命一日耳。提督金礪憫之，乃曰：是出家人姑  
贖之。於是應元昇公尸出城，性道與定之諸生謝歸昌及補陀僧  
心蓮等募鄉民昇公眷屬及資從等尸出城。然卒無所得棺，乃以  
火化之。貯以三大甕，其一貯公骨，其一貯公四姬，一婦一女孫諸

婢骨其一貯儀部以下骨葬於補陀之茶山茶山者應元所築寶  
稱菴以避人者也時公尙有一孫茂滋遺命勿死以全宗祀茂滋  
將負公骨以歸未幾茂滋亦卒公無後應元乃不復歸公骨而身  
居寶稱菴以奉公墓未幾應元亦卒寶稱菴圯公墓遂沒於榛莽  
開雍正丙午予遊補陀諸僧導余遊故蹟予槩弗往而先登茶山  
求公埋骨之地尙有一石題曰張相國墓隱秀菴僧百成余宗人  
也謂余曰子旣肅拜公墓曷爲文以紀之其麗牲之石吾當謀之  
以爲山中之重予乃博考唐傳二王野乘參之明史折衷於茂滋  
所述論定其異同以爲公碑按公諱肯堂字載寧別號鯁淵南直



隸松江府華亭人也。天啓乙丑進士。釋褐知大名之滏縣。流寇方充斥河南。彰德等府烽火相望。與大名祇隔一河。公練民兵沿河立堡團甲禦寇。寇至舉礮擊之。莫敢渡者。大名守盧公象昇以爲能。令濱河諸縣皆倣之。因盡行其法於畿南。其後所謂天雄軍者也。以考最擢御史。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皇陵震驚。公疏劾閣臣。且條上滅賊方略有五。尋出按福建。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固久。任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以數千程。限稽遲。多踰數月。故有一番之更移者。必多一番之擾害。帝是之。十二年。疏言裁練之法。當以屯

實練如欲求練總練備之官先於衛所世弁求之而卽屬以清核  
不○知○此○建○王○增○兵○增○餉○妙○處○人○下○  
本屯之任欲得兵卒宜卽於衛所官軍餘子中選之而卽令補其  
久虛之伍欲求兵餉宜盡查各衛所軍產原額復之而卽課以開  
墾之事舉一練務卽可復一屯職選一新民卽可還一舊餉河北  
山東地相錯一方奏効餘可迎刃辦也章下所司當是時亡國之  
政莫甚於練餉而屯田雖有二撫不過虛語使能以公言實力行  
之可揀其弊而爲時已晚終不能用楊嗣昌出督師逮能文燦公  
知嗣昌之必仍用撫也疏言文燦喪師辱國今輔臣出賊又必以  
撫乞憐伺間而動請者爲例自今有爲撫議者議出編氓行伍以

奸細反閉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師。以誤國論。疏入。嗣昌果大愠。奉旨詰責。十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年。賊勢日橫。宜解其權。詔未報。而嗣昌已死。是冬。公言討賊之人甚多。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從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領提封。相爲犄角之勢乎。抑遇賊卽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之急。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中樞。冥冥而決諸

○可○笑○至○此○兵○

臣憤憤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所司詳議於時。天子憂勞殊甚。頗成操切之治。大吏稍不當意。輒置於理。而荒殘之地。逋稅至數十萬。征輸愈迫。流亡愈多。適大祲。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等處人相食。大吏以餉匱乏。故令有司催科如故。公疏言。天災可畏。宜行寬大之政。今任繭絲之吏。以求必不可得之糧。弱者轉死溝壑。强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爲盜也。長官一切以法從事。囹圄盈滿。而盜不可除。其不爲盜者。皆以餓致奄奄。何以禦盜。宜下肆赦之條。捐逋欠。招流亡。赦過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會名舊輔周延儒入京。

公面陳要務。延儒是公言。捐糧五百餘萬。清冤獄以千計。皆公之力。十六年。疏請休復。向來言事諸臣。於是原降科臣李清等。皆得召用。自公掌道。凡所敷陳。不墮同時門戶。詭激之習。皆其可見之施行者。是年。陞大理寺。尋以都御史撫福建。初下車。平漳南大盜。總兵鄭芝龍。舊以作亂海上。受撫。官至大將。頗倚巢窟。跋扈。芝龍招大盜五十餘人。報公欲爲標下用。公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則不可以。疏告於朝。得嚴旨。悉斬之。芝龍以此恨公。南中失守。芝龍弟鴻逵。奉唐王至。公具啟迎之。王復書以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讎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

天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與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書至。急以書約漳浦黃尚書道周。尚書故自浙入閩。馳至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達所迎。勉就約。六月監國。七月稱制。晉公副樞。再晉總憲。公面陳恢復大計。因言江干之禍。皆由罪輔馬士英。又加以棄主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唐王登極。詔中即發其罪。士英叩闕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其恢復杭州。始申雪。於是士英竟不得入芝龍。益恨王。銳意中興。顧后曾氏以知書頗參預外事。王臨朝。則后垂簾座後。共聽政。公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之中。嘿爲贊助。若垂

簾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示遠人。疏入。曾后恚。王遂疏焉。說者謂唐王在烈廟時。有英察之稱。而溺於內愛。如此。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芝龍無意恢復。亦惡公。之日以親征。勸王。思黜之。猶以翼戴功。晉太子少師。官冢宰。仍兼憲長。而以其私人爲巡撫。奪其兵。丙戌正月。公累疏請兵。詔加公少保。兼戶部工部尚書。總制北征。雖奉旨。賜劍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而不過空言。時公孫茂滋家居。方遣汝應元歸省之。而吳淞兵起。夏文忠公允彝陳公子龍爲之魁。汝應元者。雄駿人也。以公命奉茂滋發家財助軍。閩中授應元御旗牌總兵官。已而兵敗。徐公孚遠浮海赴公。而茂滋亦與。

應元至爲公言吳淞雖事不克而敗卒猶保聚相觀望。倘有招之者可一呼而集。公乃請王自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吳淞。招諸軍爲犄角。所謂水師之議也。曹文忠學佺力贊之。謂徽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速其行。公請以徐公乎遠朱公永祐趙公玉成。叅其軍。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爲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爲中軍。樓船將軍林習爲後軍。晉公爲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將步卒。先公發。而令公待命島上。徘徊半載。朝事不復相聞。郵筒亦隔絕。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軍資器械并餉三萬。已爲芝龍所取。公自募得六千人。七月聞王親出師。延



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引大兵入。追王及之。公痛哭誓不欲生。會鶴芝軍至。勸公非封疆臣。不如振旅以爲後圖。公乃入其軍。鶴芝遂與公謀出師。破海口諸城。由閩入浙。有周洪益者。蕩湖伯阮進部將也。劫公於路。跟當入翁洲。翁之總兵官黃斌卿者。無遠畧。雖外致隆禮。館公於參將故署。而公所言弗用也。鶴芝議乞日本師。已有成約。斌卿沮之。鶴芝怒入閩。斌卿乃自遣其弟孝卿副安昌王以行。日本不見鶴芝。師卒不出。公不得志。栽花種竹於圃中。作寓生居。記以見志。其詞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癡於翁侯館。余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之。

○以つ此中○撰○文○亦○佳○後

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養運簞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慨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木之類余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之生也甚溥余安能比於斯木哉余也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梗楠栝柏之大顯於世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釜三傾擎臆再具疆孤撐而翠撼之螫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宁之上荆棘生焉余

○翻○爲○精○滿○年○桑○詞○曰○其○饒○所○謂○商○雅○存○其○子○之○風○者○  
因○爲○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余○因○爲○梗○飄○浸○假○而○師○旅  
之○命○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  
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寧○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  
傍○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既○適○然○遇○之  
則○亦○適○然○寓○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詞○而○郭○林○宗○逆○旅  
一○宿○無○間○焚○掃○余○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  
寓○非○累○而○是○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  
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余○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  
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邯○塢○將○孰○險○孰○夷○耶○彼○共○榮○悴○於○同○臭

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  
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佐○俞○扁○而○起○膏○肓○則  
余○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  
又○貽○姚○江○黃○都○御○史○宗○羲○書○曰○銅○槃○之○役○僕○惡○敢○後○顧○飄○梗○隨○流  
安○假○黃○鵠○之○一○羽○皆○指○斌○卿○之○擅○命○不○肯○與○諸○將○協○力○而○思○據○彈  
丸○以○老○也○無○何○張○名○振○等○奉○魯○王○至○公○力○勸○斌○卿○奉○迎○不○聽○諸○軍  
問○罪○於○翁○斌○卿○累○敗○乃○求○救○於○公○公○爲○之○上○章○待○罪○請○使○之○改○心  
事○君○名○振○等○不○可○斌○卿○遂○死○王○入○翁○以○公○爲○大○學○士○輔○政○公○虛○所  
居○邸○以○爲○王○宮○時○從○王○至○者○太○保○沈○閣○部○震○荃○以○公○耆○德○宿○望○讓

爲首揆而國事盡歸名振公亦不得有所豫每飛書發使不如意者十九則憤恨不食咄咄終日然老成特正中外倚之翁人有納女於王者公聞其已嘗許嫁於人疏諫王遽却之築雪交亭於邸正、面、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歎謂蘇兆人汝應元曰此吾止水也兆人對曰公死兆人必不獨生公撫其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應元曰諾於是應元披緇赴補陀而兆人始終從公又二年而大兵至張名振奉王擣吳淞思以牽制大兵而以公爲畱守公遣蕩湖伯阮進邀擊大洋風反師燬大兵直抵城下安洋將軍劉世勛固守力竭城陷先一夕少保禮部

又特載一詩

尚書吳公稚山至作永訣詞虛名廿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閒  
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  
在克艱補錄、死狀畱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因集家屬曰無爲人  
辱及晨諸姬方氏周氏畢氏冢婦沈氏卽茂滋母也女孫茂漪俱  
先投繯諸姬姜氏投冰畢姬先登方姬止之曰死亦當以序莫匆  
匆也公曰善乃以序而上及諸僕婦諸婢之從死者公謂茂滋曰  
汝不可死其速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也公投繯梁塵甫動  
家人報蘇儀部縊廡下矣公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我復入繯  
九月初二日也茂滋狂號欲共死中軍將林志燦桂掖之行甫出

門而亂兵集茂滋脫去志燦桂等以格鬪死蓋自天兵南下所向不血刃以其一郡抗命者曰贛曰金華其以一縣抗命者曰江陰至翁洲不過孤島如黑子而竟相支柱多所夷傷至使諸將皆以爲南下所未有于二京殆有光焉則元老之所以報國者良無媿矣嗚呼以公經世之才牽絲則爲循吏入臺省則爲名諫臣撫軍則爲賢節度顧皆不久其任未得展其用乃遭喪亂先翼戴於閩中事或猶可爲也而厄於悍帥及己丑以後延殘息耳試讀先生亭記令人黯然神傷其云不徒死則止水之先懺也補陀爲大士道場儻者所弗信顧得公之骨葬焉海島爲有光矣公生平以

用世爲學不以詞章自見及蕭寥島上始稍有述作以遺日而高  
雅有承平之遺風惜兵革之之後所存百無一而雪交亭自亂後  
公所植一梅一梨獨無恙浙東諸遺民如黃公宗義接其種於姚  
江高公宇泰接其種於甬上至今二郡亦皆有雪交亭其銘曰  
小白華峯睡香翩翩兮海印池邊玉盤盃如船兮縞衣素簪足清  
歡兮遙望雪交南枝團團兮公乎騷箕遊此間兮百年過者曰是  
唐宰相魯公之阡兮

此公負經濟才而不得展高風雅度全大節而有閒情真神人  
也文以雪交亭爲前後闕鎖以寓生亭記爲中流顧盼於愁雲



暗霧之得霽月光風之槩文章足移我情不啻成連之海上  
矣

○ ○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百家爲之行畧以求挺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作旣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然余讀行畧中固謙謙多未盡者蓋當時尙不免有所嫌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之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遺逸而中開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

孫千人之請。招撫公遺書。參以行畧。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并以爲上史局之章本。公諱宗。數字太冲。海內稱爲梨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畱意也。忠端公爲揚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跪跪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天夫人知也。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寃至。則逆

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子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

○首叙報父仇。所謂承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也。

既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

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

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長錐。錐顯純流血蔽體。卒論二人斬。妻子

流徙。公又毆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

周延祚。光山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獄。竟偕同難。

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

臣孤子。甚惻朕懷。既歸治忠端公葬事。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

作引

逮也。謂公曰。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三朝實

錄。上。邇。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抄。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蕺。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遊。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爽。齡。爲。之。魁。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及。門。年。尚。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刀。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蕺。山。弟。子。如。祁。章。諸。公。皆。以。名。德。重。

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戴山之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時擬之程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歷諸家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因建續抄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望。並負異才。公自教之。於是儒林有東澗三黃之目。方奄党之鋼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史元殿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踰時中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奠然灰在廷。諸臣或薦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

鉞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亦以退閑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  
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扼之乃以大鉞觀望南中作  
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懋寧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  
箕燕胡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孫杲居  
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鉞恨之刺骨戊寅  
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鏞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  
○嘗○時○大○節○日○故○特○贊○○○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興好人  
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入京  
陽羨欲薦公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

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氏欲盡殺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公等惴惴不保駕帖未出而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湘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叅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御史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



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恒，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能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沉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蕞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公與王正中合軍，得三千人，遂渡海。剗潭山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同行，議由海寧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會。大兵已繫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公遽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餘兵願從者尙五百餘人。己丑。

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俄而大兵圍健跳城中。危甚。置靴刀待命。蕩湖抹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公既失兵。日與尙書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泰西回回三。歷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尙居故里。而中朝詔下。以勝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聞。公聞而歎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棲棲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是時大帥治淞東。凡得名籍與海上。有連者。卽行剪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多來投止。當事。

以○蕉○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而○公○猶○挾○帛○書○欲○招○葵○中○鎮○將○  
以○南○援○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  
午○定○西○侯○閒○使○至○被○執○於○天○台○又○連○捕○公○丙○申○慈○水○寨○主○沈○爾○緒○  
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懾○也○其○後○  
海○氛○漸○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於○是○始○畢○力○於○著○述○而○  
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蕺○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  
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尚○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  
胸○中○窒○礙○爲○之○盡○釋○問○學○者○既○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  
中○以○中○蕺○山○之○緒○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

此段止叙講學筆勢極

概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  
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  
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墜講學之流弊公以  
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  
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所  
未有也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藹先以詩  
寄公從吏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  
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爲疊九山靈  
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御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

止未幾又有詔以葉公與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徐公  
以爲公非能名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  
化李公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旣髦期已亦老病爲辭  
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詔下浙中督撫抄公所著書關史事者  
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叅史局又徵鄞萬處士斯同萬明經言  
同修皆公門人也公以書答徐公戲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托孤  
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  
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

廟堂之上。鐘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庚午刑部尙書徐公  
乾學因侍直。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上曰。可名之京。朕不授  
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上因歎得  
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  
年受知當寧。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  
冬。已自營生塋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  
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邠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  
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乙亥之秋。寢疾數日  
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

棺而葬。娶葉氏，封淑人。三子：長百藥，次正誼，次百家。女三，孫男六。

此段叙著書而以論文結之。

千人其季也。孫女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數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遍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璩問尚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歷一卷，辨衛樸所言之謬。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莪山有論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

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歷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島。古松流水。布算。綴綴。嘗言勾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歷故一卷。太統歷推法一卷。授時歷假如一卷。西歷回歷假如各一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歷。世驚爲不傳之秘。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二卷。吾梅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思舊錄二卷。公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叅正者。



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抄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尙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埽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臯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

示上敬修補寫一段

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撤座之說

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歷志出吳檢討任臣之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類。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証。蓋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歷入歷志。鴻範傳入五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襄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

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晚年亦好聚書。所抄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然久之。余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涯海之孤臣。寒茫熠熠。南雷之村。更億萬年。吾銘不泯。

此文分三大段。前寫黨錮。後寫遺佚。中敘起兵。從亡諸案。而學

術則參差聯貫其間一提已見大意銘語鉅束最緊真悉心營  
搆之文但處處夾入細碎欲使一節不遺以文法論之似在可  
省因與前錢張三碑並各刪去千餘字以便持誦先生可作或  
必不啻其妄也

○○亭林先生神道表

顧氏世爲江東四姓之一。五代時由吳郡徙徐州。南宋時遷海門。已而復歸於吳。遂爲崑山縣之花浦村人。其達者始自明正德間。曰工科給事中廣東按察使司僉事溱。及刑科給事中濟。刑科生兵部侍郎章志。侍郎生左贊善紹芳。及國子監紹芾。贊善生官蔭生同應。同應之仲子曰絳。卽先生也。紹芾生同吉。早卒。聘王氏未婚。守節。以先生爲之後。先生字曰寧人。乙酉改名炎武。亦或自署曰蔣山。傭學者稱爲亭林先生。少落落有大志。不與人苟同。其雙瞳子中白而邊黑。見者異之。最與里中歸莊相善。共遊復社。相傳。

有歸奇顧怪之目於書無所不窺尤畱心經世之學其時四國多虞太息天下乏才以致敗壞自崇禎己卯後歷覽二十一史十三朝實錄天下圖經前輩文編說部以至公移邸抄之類有關於民生之利害者隨錄之旁推互證務質之今日所可行而不爲泥古之空言曰天下郡國利病書然猶未敢自信其後周遊西北且二十年遍行邊塞亭障無不了了而始成其別有一編曰肇域志則考索利病之餘合圖經而成者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良齋而王道夫倪石林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於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永嘉

永○康○之○學○皆○未○甚○粹○未○有○若○先○生○之○探○原○竟○委○言○言○可○以○見○之○施○  
行○又○一○稟○於○王○道○而○不○少○參○以○功○利○之○說○者○也○最○精○韻○學○能○據○遺○  
經○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欲○追○復○三○代○以○來○  
之○音○分○部○正○帙○而○究○其○所○以○不○同○以○知○古○今○音○學○之○變○其○自○吳○才○  
老○而○下○廓○如○也○則○有○曰○音○學○五○書○性○喜○金○石○之○文○到○處○卽○蒐○訪○謂○  
其○在○漢○唐○以○前○者○足○與○古○經○相○參○攷○唐○以○後○者○亦○足○與○諸○史○相○證○  
明○蓋○自○歐○趙○洪○王○後○未○有○若○先○生○之○精○者○則○有○曰○金○石○文○字○記○晚○  
益○篤○志○六○經○謂○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卽○理○學○也○自○有○  
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不○知○舍○經○學○則○其○所○謂○理○學○者○

禪學也。故其本朱子之說。參之以慈谿黃東發日抄。所以歸咎於上蔡橫浦象山者甚峻。於同時諸公。雖以苦節推百泉二曲。以經世之學推梨洲。而論學則皆不合。其書曰下學指南。或疑其言太過。是固非吾輩所敢據定。然其謂經學卽理學。則名言也。而日知錄三十卷。尤爲先生終身精誼之書。凡經史之粹言。具在焉。蓋先生書尚多。余不悉詳。但詳其平生學業之所最重者。初太安人王特叙其氏之守節也。養先生於襁褓中。太安人最孝。嘗斷指以療君姑之疾。崇禎九年。直指王一鶚。請旌於朝。報可。乙酉之夏。太安人六十。避兵常熟之郊。謂先生曰。我雖婦人哉。然受國恩矣。果有大故。我



則○死○之○於○是○先○生○方○應○崑○山○令○楊○永○言○之○辟○與○嘉○定○諸○生○吳○其○沆  
及○歸○莊○共○起○兵○奉○故○鄖○撫○王○永○祚○以○從○夏○文○忠○公○於○吳○江○東○授○公  
兵○部○司○務○事○既○不○克○永○言○行○逝○去○其○沆○死○之○先○生○與○莊○幸○得○脫○而  
太○安○人○遂○不○食○卒○遺○言○後○人○莫○事○二○姓○次○年○閩○中○使○至○以○職○方○郎  
名○欲○與○族○父○延○安○推○官○咸○正○赴○之○念○太○安○人○尙○未○葬○不○果○次○年○幾  
豫○吳○勝○兆○之○禍○更○欲○赴○海○上○道○梗○不○前○先○生○雖○世○籍○江○南○顧○其○姿  
○流○發○○本○  
粟○頗○不○類○吳○會○人○以○是○不○爲○鄉○里○所○喜○而○先○生○亦○甚○厭○褻○屢○浮○華  
○秋○起○于○轉○軸○爲○  
之○習○嘗○言○古○之○疑○眾○者○行○僞○而○堅○今○之○疑○眾○者○行○僞○而○脆○了○不○足  
恃○既○抱○故○國○之○戚○焦○原○毒○浪○日○無○寧○晷○庚○寅○有○怨○家○欲○陷○之○乃○變

衣冠作商賈遊京口又遊禾中次年之舊都拜謁孝陵癸巳再謁是冬又謁而圖焉次年遂僑居神烈山下遍遊沿江一帶以觀舊都畿輔之勝顧氏有三世僕曰陸恩見先生日出遊家中落叛投里豪丁酉先生四謁孝陵歸持之急乃欲告先生通海先生亟往禽之數其罪泄之水僕壻復投里豪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卽繫之奴家危甚獄日急有爲先生求救於者欲先生自稱門下而後許之其人知先生必不可而惧失之援乃私自書一刺以與之先生聞之急索刺還不得列揭於通衢○前○極○以自白亦笑曰寧人之下也曲周路舍人澤溥者故相文

貞公振飛子也。僑居洞庭之東山。識兵備使者。乃爲愬之。始得移  
訊於松江。而訟解。於是先生浩然有去志。五謁孝陵。始東行。墾田  
於章邱之長白山下。以自給。戊戌。遍遊北都諸畿甸。直抵山海關。  
外以觀大東。歸至昌平。拜謁長陵。以下圖而記之。次年再謁。既而  
念江南山水有未盡者。復歸。六謁孝陵。東遊。直至會稽。次年復北  
謁。思陵。由太原大同。以入關中。直至榆林。是年浙中史禍作。先生  
之故人吳潘二子死之。先生又幸而脫。甲辰。四謁思陵。事畢。墾田  
於雁門之北。五臺之東。初。先生之居東也。以其地濕。不欲久留。每  
言馬伏坡田疇。皆從塞上立業。欲居代北。嘗曰。使吾澤中有牛羊。

千則江南不足懷也。然又苦其地寒。乃但經營創始。使門人輩司

之。而身出遊。丁未之淮。上次年自山東入京師。五謁思陵。自是還

案得李因篤而解。

往河北諸邊塞。幾十年。丁巳六謁思陵。始卜居陝之華陰。初先生

遍觀四方。其心耿耿。未下。謂秦人慕經學。重處士。持清議。實他邦

對上。雖。顧。北。南。狹。情。平。生。心。事。

所少。而華陰縮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

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

關門。亦有建瓴之便。乃定居焉。王徵君山史築齋延之。先生置五

十畝田於華下。供晨夕。而東西開墾。所入別貯之。以備有事。又餌

沙苑蕨藜而甘之。曰。啖此久不肉。不茗可也。凡先生之遊。以二馬

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阨塞。卽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卽坊肆中發書而勘之。或徑行平原大野。無足留意。則於鞍上嘿誦諸經注疏。偶有遺忘。則卽坊肆中發書而熟復之。方大學士孝感熊公之自任史事也。以書招先生爲助。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孝感俱而止。戊午大科。詔下。諸公爭欲致之。先生豫令諸門人之在京者。辭曰。刀繩具在。無速我死。次年大修明史。諸公又欲特薦之。貽書葉學士。詎菴請以身殉。得免。或曰。先生蓋亦聽人一薦。薦而不出。其名愈高矣。先生笑曰。此所謂釣名者也。今夫婦人之失所天也。從一而終之。死靡慝。其心豈

欲見之於人。若曰。盍亦令人強委禽焉。而力拒之。以明節。則吾未  
之聞矣。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一曲亦徒以講學。故得名。  
遂招逼迫。幾致凶死。雖曰威武不屈。然而名之累則已甚矣。又况  
東林覆轍。有進於此者乎。有求文章者。告之曰。文不關於經術。政  
理之大。不足爲也。韓文公起八代衰。若但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  
西碑。張中丞傳後諸篇。而一切諛墓之文。不作。豈不誠山斗乎。今  
猶未也。其論爲學。則曰。諸君闕學之餘也。橫渠藍田之教。以禮爲  
先。孔子嘗言博我以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然則君子爲

學舍禮何由近來講學之師專以聚徒立幟爲心而其教不肅方將賦茅鴟之不暇何問其餘尊以乙未春出關觀伊洛歷嵩少曰五嶽遊其四矣會年饑不欲久留渡河至代北復還華下先生既負用世之畧不得一遂而所至每小試之墾田度地累致千金故隨寓卽饒足徐尙書乾學弟甥也嘗其未遇先生振其乏至是鼎貴方身南一從之者如雲累書迎先生南歸願以別業居之且爲買田以養皆不至或叩之答曰昔歲孤生飄搖風雨今茲親串崛起雲霄思歸尼父之轍恐近伯鸞之竈且天仍夢夢世尙滔滔猶吾大夫未見君子徘徊涓川以畢餘年足矣庚申其

安人卒於崑山。寄詩挽之而已。次年卒於華陰。無子。徐尙書爲立

從孫洪慎以承其祀。年六十九。門人奉喪歸葬崑山之干塋。高弟

仍以著述精

吳江潘耒收其遺書序而行之。又別輯亭林詩文集十卷。而日知

錄最盛傳。歷年漸遠。讀先生之書者雖多。而能言其大節者已罕。

且有不知而妄爲立傳者。以先生爲長洲人。可哂也。徐尙書之冢

孫函持節粵中。數千里貽書以表見屬。余沈吟久之。及讀王高士

不菴之言曰。寧人身負沈痛。思大揭其親之志於天下。奔走流離。

老而無子。其幽隱莫發。數十年靡訴之衷。會不得快然一吐。而使

後起少年。推以多聞博學。其辱已甚。安得不掉首故鄉。甘於客死。



噫○可○痛○也○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其○銘○曰○  
先○生○元○元○佐○王○之○學○雲○雷○經○綸○以○屯○被○縛○渺○然○高○風○寥○天○一○鶴○重○  
泉○拜○母○庶○無○愧○作○

奔走流離忠孝兩不得遂雖精衛銜石填海無期然據其志事  
亦張子房之流亞也特成與不成異耳文橫空從著述敘起先  
輩誌表中有此一格以亭林志既不遂其可見于天下後世者  
惟所著之書耳中敘頻謁諸陵心事躍躍而總歸到其母之志  
上去九原可作當嘆其文實獲我心

○○○二曲先生墓石文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  
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余以文余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  
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  
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  
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爲二曲先  
生西安之盩厔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  
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  
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扶一齒與其婦彭

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甚貧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千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修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蠲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而不再食或連日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閒聞而

涵○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  
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覩○然○非○以○資○博○覽○其○  
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  
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  
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嘗○曰○古○今○  
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  
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  
正○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  
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必○改○改○之○必○盡○夫○

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易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氏子其庶幾乎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原剷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即提過精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

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說醇駁相聞去短集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己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

國朝文獻  
三

州鐵不足鑄此錯也。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然閩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隱淪。不爲世所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不得。乃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鍾

麟前令整屣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且夕竣。請先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顧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先生赴之。來聽講。學者雲集。凡問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不得休息。忽靜中淚下如雨。搥胸且悔。且罵曰。嗚呼。汝此行為何事。而竟喋喋於此閒。尙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顧高諸書。亦何益。申且不能寐。卽戒行毗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



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招魂之主。取其冢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臯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方踪哉。古人學真行實。輕於一出。尙受謫於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入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覲。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卧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薦復得。

旨名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此○第○一○格○前○後○中朝必欲致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疾篤昇其牀行至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與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陝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嘆曰將來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學道不純又○悔○洗心不密不能自悔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永棲堊室平生心跡頗在堊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歛以纊衣白棺卽懷堊室錄感以當舍飯權厝堊室三年方可耐葬母墓萬勿受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

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扉反鎖。遂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覩。惟吳中顧寧人至則款之。已而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特賜闕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蕪拙。大吏哂曰。是恐不可以塵御覽也。置之。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繆廿一史糾繆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既而以為近於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巾箱所藏。惟取反身。

錄示學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生竟局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于○劉○國○若○許○吳○常○槐○魏○死○矣○夏峯。南方則黃先生。梨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不交。其後高陽。柑園。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梨洲爲忠端之子。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責沈之恨。過泗之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倚天。尤爲莫及。子二慎。言慎行慎。言雖以

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大孝也已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世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問斯言或故人之大噉又惡知乎大之聲○疾○呼○擊○力○橫○也世道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則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木鐸格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梨洲亭林二曲三先生皆千秋人物不可以一時槩之者文以全神寫之更無不發之蘊三先生萬世猶生矣文分三大段首段寫學術次段寫孝思三段寫隱搯以倡明絕學為主腦以悔過自新爲眼目以大孝尊親爲歸宿嚴整明暢無一冗字閒文此先生文之至佳者